

鸥外鸥

西
之
西

之
诗

花城出版社

鸥
外
鸥

鸥 外 鸥 之 诗

花
城
出
版
社

鸥外鸥之诗

鸥外鸥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2插页 140,000字

1935年11月第1版 193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0261·698 定价 1.70元

目 录

自 序.....	1
三十、四十年代之作:	
锁的社会学.....	6
爱情乘了 BUS	8
映树.....	9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隅.....	10
军港星加坡的墙.....	12
第三帝国国防的牛油.....	16
欧罗巴的狼鼠祸.....	19
甜的空气.....	22
第 2 回世界讣闻.....	23
父的感想.....	29
时事讲话.....	32
用刷铜膏刷你们的名字.....	35
和平的础石.....	38
恶感的寻觅.....	40
文明人的天职.....	42
大赛马.....	44
礼拜日.....	46

不降的兵.....	47
鼓手的城.....	49
乘车的马.....	51
被开垦的处女地.....	52
传染病乘了急列车.....	55
食纸币而肥的人.....	57
肠胃消化的原理.....	58
都会的悒郁.....	60
男人身上的虱子.....	62
精神混血儿.....	64
夫妇之间.....	66
不治之疾.....	67
廉价饭馆.....	68
与自然无关.....	70
意大利的黄昏.....	73
罗马的黎明.....	75
地中海之春.....	77
乘人之危的拍卖.....	80
铁的兵役.....	83
列车.....	85
小草的e字.....	86
知觉.....	87
八手鱼.....	88
婚姻制度的床.....	89
记忆不朽.....	90

走快点英吉利	91
将欧罗巴的肚放血	98
狭窄的研究	95
物理ABC	98

五十、六十年代之作:

初恋女	102
祖国颂(二题)	103
我们的土地散发着芳香	103
在祖国的青空	104
海南行(五题)	106
故园香	106
太阳河水	107
致雅拉河	108
光明灿烂的通什	109
宝葫芦	110

七十、八十年代之作:

在在在	114
理想之窗	115
红海黑海	117
莲花山怀古	119
往事何须忆	120
史家之眼	122
风云一瞬	128

做梦耳	124
刻印者言	126
忍无可忍的眼泪	127
静静的火山	129
魔术师	180
足球场上草	182
当务之急	188
与太空同在	185
答陈子昂	187
走过的街道	188
印度尼西亚想象	189
“同志”是否同志	140
机器人OPD	141
蒙娜丽莎的微笑	142
痴人之恋	148
留不住	144
丑恶的悲鸣	145
论写诗之诗	146
论灵感	146
看货议价	147
一字千金	147
手语与口语	148
弥勒佛之笑颜	150
锁匙	152
在网球场上的悟性	158

杀人者的心理	154
旅顺行	155
远望近忧	157
题和子照像	159
中华儿女的意志	160
周年祭黄骅	162
创世纪	165
同归于水	168
鲸鱼登陆	170
奇异的血型	171
朽木不朽	178
鲸之虱	175
天问	176
送行	178
真正的“上帝”	179
望月	182
自作之孽	184
太阳的声明	187
地球作证	189
中国在打桩	190
历史教科书	191
国之患	192
谁真谁假	198
黑雪茄	194
修我长城	195

尾生之信	197
不能沉默的事物	199
猫	201
听觉的感觉	202
刺猬与蛇	203
戴表的哲学	204
盲鱼之盲	206
预立的遗嘱	207
 后记	 210

自序

早在三十年代，我已经写诗了。

四十年代，有人说：“这些不是诗，不算诗。”可能是缺乏丽词绮句、柔情似水的情调吧？艾青却在延安写信给胡明树说：“鸥外的诗有创造性、有战斗性、有革命性。”（信刊登在1943——1944年桂林《诗》刊《诗副刊》）原来艾青的父亲也对艾青说过：“你写的那也算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有这样一个轶事的呢！

闻一多当时竟看中我这些“不算诗”的诗，把《和平的础石》、《都会的悒郁》、《男人身上的虱子》、《父的感想》等首选入他编的《中国现代诗选》（准备译成英文本，供英国文协出版）。

朱自清在《朱自清选集》的《朗读与诗》一文中说：“鸥外鸥在《和平的础石》里以名词用作动词，创出了新的词汇，可以注意。”

梁羽生说：“《红海与黑海》是论风格的一首诗，比喻新奇有趣。这首诗的本身也是很有风格的。”

黄永玉说：“再出选集时，就题名为《山山山》吧，画一幅山作封面。”黄永玉很爱这首有“山山山”的句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认为：“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诗呢。”

画竹专家王立说：“我可以背诵出《山山山》（被开垦的处女地）整首诗。”他背了，果然一字不漏。该诗相当长，五十年了，他还记得。我自己却背不出呢。

可是，也有人对我说：“这首诗（指山山山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很差。”我想这不仅是各花入各眼的问题；而且是读者接受水平的问题。好比：有人不爱笑中有泪的查理·卓别林，倒喜欢无聊逗笑的罗路、哈地。同样也是观众水平问题。

徐迟说：“你的诗是独特的，而且刻意追求独特的表现。可贵的是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到老，我是完全赞成你这样做的。”

王国全说：“他坚持认为：形式只不过为内容服务，不必固定，主张诗要写现实题材，要抒现实、社会之情，抒生活之情。他的诗以白描为主，不用什么象征手法，不重格律音韵，讲求自然、通俗。象说话那样，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率直的思想、坦白的感情。”

彭燕郊说：“第一个鸥外鸥经历了坎坷的历程，如今要有第二个鸥外鸥了。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又是富于现代气息的诗人。”

闻一多也曾如是说：“如今要把诗做得不象诗了，不象诗，……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象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华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种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见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写的序文）

我自己说：写了半个多世纪，写出了这些不知是否是“诗”的诗、不象“诗”的诗，如此而已。这本选集，是应花城出版社罗沙同志之邀而编的，按年序选出了一些作品给今一代爱诗写诗的读

者与同行们一读。不知读之者以为如何？

本来这本诗集想邀请一、二知己老朋友为它作序的，但又怕老朋友言不由衷不肯说老实话，客客气气勉强称许一番，为它做广告。那又何苦教人为难呢？反正我的诗是摆在读者眼前了，不过是如此的货色，做广告也不需要了，倒不如自己把自己的商品质量、童叟无欺地夫子自道说个清楚、坦白交代。写了半个多世纪，老牌虽然老牌，可不是畅销货的名牌，合并声明一句，以免光顾者后悔。

1984年4月5日近厨斋



三十、四十年代之作

锁的社会学

当人们意识到有：

“我的”、“你的”、“他的”这些个人意识的时候

便有始作俑者的发明家挖空心思

有了锁的发明

（那可能是青铜时代）

从牢固地锁住了个人的所有物开始

进化到：

以锁锁住他人的自由

锁住他人的思维与肉体

以锁锁住国家的门户

（锁住国际通道、控制别国往来）

历史学家说：

“此是奴隶社会！”

社会学家说：

“此是封建加法西斯的社会！”

毕竟是什么社会呢

谁得而知

总之世界自从有了锁开始

就诸多问题

1933年

爱情乘了BUS

老奶奶的“爱情”

不管她本人愿意不愿意
被罩上红头巾蒙了眼睛
塞入轿子里抬了来的

少奶奶的“爱情”

说是一厢情愿白头偕老（签了约领了证书）
坐了小汽车回家的
可跟老奶奶一样下轿下车不能随意

姑娘的爱情

却乘了BUS（公共汽车）
自己爱挑那一辆便上那一辆
合则留坐到终点站
不合则半途而废
自己下车
又挑过另一辆BUS扬长而去
对搭错车一笑置之

1933年